

随笔

米莲子

谭照荣



提起米莲子,我心里交织着愉悦和怜爱。缘何?一是美,“爱色”之人,岂有不动心者;二是弱小,观之有同类之怜。

单说米莲子这三字,码字人恐怕没有不喜欢的。米,小也,也许是我个子的原因,对于美人美物,总以偏小为爱。一米七甚或更高的美女,在我的审美评判里难给高分。莲子,自然让人联想到荷花,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美,不禁使人怜惜惜玉。

说起来莲子的芳香,就更惹人疼爱了。树小,叶小,花小,果实也小,却是圆润、精致,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墨绿色的细叶,孕育着盎然的生机,虽无婀娜之妖,但显一种朴实之美,仿佛朴实的村姑,不用什么洗面奶,脸上留下太阳的馈赠,青春、阳光、健康。

米莲子的果实,皮薄籽大,能食用的部分很少。果实起初呈淡红色,熟了,沉淀为深蓝,近黑,微甜。米莲子如同染色剂,比洋米饭更厉害,只要吃上一两粒米莲子,嘴巴便留下鲜明的记号,像用蓝色的口红打过一样。设想米莲子能染布,这种晶莹剔透的深蓝,一定大有人爱。

有洋米饭的地方,一般也有米莲子,似是姐妹,不离左右。然食用米莲子须吐籽,麻烦,可食部分也不多,而洋米饭可以全部吃掉,实用。米莲子的话,主要在它的观赏性。

十几年来,我第一次移栽米莲子。过了天,右边是一座闸门,左边是一堵黄泥高坡,几丛单薄的绿色中,便有几棵米莲子,小而瘦弱,营养不良。心欢喜爱与怜悯,小心挖掘,不惜用小手指,生怕损坏了根系。拾得两棵米莲子,满心欢喜,仿佛抱得美人归。找泥巴,拿花盆,细心侍奉,米莲子由在野而入朝,喜入婆家,终成正果。自此,一有闲暇,我便近而观之,爱不释手。洒点水,叶碧珠莹,越发伶俐。当第一片新叶映入眼帘,那么嫩红,如婴儿般的纯真、可爱,内心涌起绵绵的爱意。女大十八变,大约两年之后,米莲子像脱胎换骨,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叶片厚实,蓝得更深,也绿了。花盆不大,我想给

它安个新家,使它有更大的舞台,便将米莲子挪到了花池里。因为主根强劲,穿过了花盆底眼,这次移栽,主根不小心被劈开了一段。满以为没事,殊不知红颜薄命,这棵米莲子先是部分落叶,继而剃了光头,最后枯萎而去。后来反省,可能是细菌从伤处进入,蔓延开来,伤及了年轻的生命。

而另一棵,在花池里开花结果,顽强地活着。我怕它太孤单寂寞,又移来一棵,植入花池,就像小妹妹,慢慢的,慢慢的,也长成了妙龄少女。

种了十来年的米莲子,也不知道它的大名。几次百度,均无果而终。忽然想起我的同乡好友,林学院毕业的谭先生。很快,微信传来截图图片,上载:赤楠,别名金牛子,桃金娘科,蒲桃属灌木或小乔木,花期6—8月,生于低山疏林或灌丛。

原来,貌美如花的米莲子,还可以长成大帅哥。纤纤少女变性为男,胡子拉碴的,少了许多曼妙,心中猛一失落,倒不如不知道的好。

征稿启事

今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华诞。

为展现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以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本报自即日起举办“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我们(他们)都叫建国”征文活动,期待大家踊跃投稿,讲述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精彩故事和动人瞬间,抒发家国情怀,讴歌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展现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良好精神风貌。

1. 征文主题

可选择“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我们(他们)都叫建国”两个主题,通过个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亲身经历、家庭生活的变化,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成就和株洲的发展变迁,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2. 征文要求

以第一人称记述,突出“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由当事人撰写或口述。文末注明作者(或口述者)、整理者姓名、身份、联系电话、单位等。

征文字数在1500字以内,可随文附一至两张照片(照片请加上注释说明并注明拍摄者)。

3.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版(word文档)发送至邮箱:12700902@qq.com,并在稿件标题前加上“征文”,本报将择优陆续刊发。

神农

诗二首

吴晓彬

后工业时代的春天

早晨七点半的清水塘属于自行车大队他们经过铜霞路清石路,或者果园路

他们进入林化株冶,氮肥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开始找对象必须是隔壁大厂

烟囱插入云层健硕的身材,像一个工人站立在厂区思索什么属于上世纪的春天属于他们的青春都过去了

现在他们回到家回到开始的地方重新开始

在物流园

我们来到物流园这拔地而起的物流园到处是忙碌的工人此刻阳光温柔天空蓝得耀眼河流洗净了身子被绿色覆盖我们就站在这里倾听来自生长的声音

世相

刘焯驰的诗和远方

倪锐

逸。

看刘焯驰种菜是一种享受。年过八十的老人,松土、挖洞、栽菜、浇水……毫不费力。刘焯驰的辣椒红的通红绿的碧绿,长豆角可以长到两尺,黄瓜开花结果结果开花可以往返几次,韭菜是韭菜葱是葱大蒜是大蒜,全然不会像幼儿园的杂种在一起,让人分不清什么是什。刘焯驰的莴笋白菜红菜苔样样可爱,红薯除了可以吃红薯,还可以吃红薯梗也可以吃红薯叶,就连南瓜梗子和南瓜花都有人买……刘焯驰家的菜不施肥,准备了两个大粪缸,过路的内急,就会把排泄物施与刘焯驰家的大粪缸中。刘焯驰除了粪缸,还会集些其他的肥料,诸如烂树叶杂草根,闲时再收集些动物的粪便。因为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肥料,刘焯驰的菜更多了一份清新和甘甜,慕名而来买刘焯驰菜的也不在少数。

不记得几时,这块红菜地的残根枝被刘焯驰全部清除了。也不知道刘焯驰是在哪个清晨或傍晚把这块地全部翻了一遍,按刘焯驰的话说,就是每天做一点点。跟以往不同的是,刘焯驰这次的菜没有栽成一行一列,而是好远一棵,整个小菜园也就挖了十个洞洞,每个洞洞都被刘焯驰小心地栽种了一棵还只两片毛茸茸的厚嫩叶的菜苗。一问,方知那是南瓜,刘焯驰介绍,南瓜一棵苗就可以长好远,菜地边的山脚到时都会成为南瓜的世界。南瓜叶宽大,梗粗壮,南瓜花灿灿一片,南瓜更是像一个个弥勒佛一样躺在地上,我想象着刘焯驰南瓜地的鼎盛时期。

遐想间,刘焯驰不知从哪里变戏法一样,弄来了很多杂草,把一棵棵南瓜苗像游泳圈一样团团围住。我诧异地问:“刘焯驰,围这些是为了给南瓜苗遮阴,怕太晒晒坏南瓜苗吧?”刘焯驰笑着说:“不是呢,菜苗就是要晒太阳才长得快,围这些是为了保持土壤湿润,浇水的时候,有了这些杂草的保护,水分可以保持更久,下雨了,有了这些杂草,也可以吸收更多水分。”一般人种菜,杂草能抛多远就抛多远,到了刘焯驰这里,杂草倒成了宝了。突然,我想到了艺术两个字,这些被刘焯驰随手打造的“游泳圈”,不就是一件件活生生的艺术品吗?小小的南瓜苗在这些艺术品的呵护下,长不好才怪呢!

刘焯驰年轻时是不是有魅力,不敢打听,如今成了“八零后”,倒是日见渐俏。不种菜的时候,都是打扮得一身清清爽爽地出门。八十岁了,耳聪目明牙齿好,身体棒棒。这不,来了一位老公公,年龄和刘焯驰不相上下。两人谈起种菜,一个比一个眉飞色舞,他说他留的种好,她说她秧的秧子壮,他说他下的底肥足,她说她的后期供给过硬,他说他刚种下某样菜就遇上好天气,她说她的菜刚一出来就碰到好行情……边说刘焯驰还边拿手指头比划。看来,这位老公公也是一位种菜行家,与刘焯驰难分上下。阳光洒在两个老人身上,和着清晨的风,让人倍感舒畅。

看我时不时地走过去观看,刘焯驰也就有一句没一搭地跟我说话,“种菜没什么诀窍,主要是用心。”我点点头。“其实,我也不是没钱,主要是消磨时间。还可以锻炼身体。”我回答:“那是。”“我也不霸蛮做,一天做一点点,今天做不完明天,明天做不完还有后天,后天做不完还有后天……”刘焯驰,八十岁的人了,对她的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和希望。如果说心灵鸡汤,刘焯驰朴实的话就是:看着刘焯驰的菜地,感觉,那就是刘焯驰的诗和远方。

旧事

两斤苦水

谭圣林

父亲跟叔叔借了一部单车,载着我颠簸了几公里,来到县五中,师范学校的老师马上会到这里来主持面试。

“到那边去坐坐吧,树荫下凉快些。”父亲带着我来到教学楼背后的大樟树下蹲着,这里没人。

我使劲咽下一个红薯,只觉得肚子里沉了一团铁。

“慢点吃,你看你,眼珠子都翻白了,好吓人。”父亲伸出汗渍渍的袖子,把我的嘴角擦擦。

这几年,家里粮食紧,每天都要弄两餐红薯饱肚子,熬薯粥、炒薯片、蒸薯丝饭,变着花样吃,红薯吃空了,就到田间挖些苦菜和草根凑合着。因为经常有油水,那口大铁锅都生了一圈红锈。母亲病痛多,每天要吃中药,胃口不好时,就倒几滴酱油拌饭。一年到头,我和哥哥、妹妹三兄妹掐着手指巴望着过年,吃上一顿辣椒炒肉。

想到吃肉,我就口感好多了,一口气又啃了一个红薯。

但是体重肯定还有得90斤,过几分钟就要进场了,父亲急得背心都是汗。

“快过去,快过去!”父亲突然眼前一亮,拉着我就跑。

“这里有个水龙头,你放肆喝水!”父亲几乎是命令。

我张开嘴巴,双眼紧闭,拧开龙头,痛痛快快地让城里的自来水“咕咚咕咚”地流进一个农家孩子的心田。

“你吃了一肚子的苦水。”父亲问,“自来水蛮苦吧?”

“城里的自来水消了毒,不苦,比家里熬的苦菜汤好喝多了。”

“孩子,等考上了师范,你就要进城了,天天可以用自来水洗脸洗澡了。”父亲如释重负。

因为喝得太急,我被呛得面红耳赤,水珠子溅了一脸。

来不及擦干,我冲进大礼堂,排队等待面试。

“这位同学,你怎么哭了?”主持面试的老师见我满脸水珠,以为是眼泪。

“老师,我没哭。我要考师范当老师了,高兴着呢。”

“不错不错,说得好。你先去测身高和体重吧。”

刚好90斤。我傻呵呵地喊了一句:“我有90斤了!”那些个子高大、体重100多斤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没有人知道,体重达到90斤比我每门功课打90分还更难。

窗户外,烈日下顶着烂草帽的父亲望着我这边,满脸泪水。

同学宝兰

马立明

同学宝兰,比我小两岁,自然比我低两个年级,说准确点,他是我的校友。但是这个校友,比同学还亲。我们相继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原株洲县三中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后,他一直在成都。但近五十年来,我们的交往,一直未断。

宝兰姓陈,他自小和父母在成都长大。因为他父亲原籍是原株洲县洲平公社北坪大队,至1969年,他的姐姐作为“知青”要下乡,于是他父亲主动向单位申请,一家人一同下放到了老家,这下就有了他在株洲县上学成了我的校友之缘。

说来也巧,他有一个表姐(舅舅的女儿)嫁在我老家不远处,他舅舅又是我父亲在禄口工作时的老同事,这下我们就更亲了。

记得在三中上学时,我就邀他建宁,走水洞,再过烟棚子,最后在龙船港过河,几次去他表姐家。同样,他也邀我坐火车去禄口,到他舅舅那里打过几次“牙祭”。是他,第一次带我接触自行车,第一次带我坐他的单车屁股在禄口街上横冲直撞。每每忆起这些,我们又仿佛回到了那个学生时代。

宝兰自1969年回老家上中学到下乡,直至1977年顶职参加工作,在洲坪公社共呆了七八年。在这里,他当过生产队保管员、出纳员;在大队当过民兵连的民兵和广播维修员;在公社开过推土机;在县里参加过修建禄口水电站。

说起修电站,宝兰很动情。那是1976年的冬天,他作为公社民兵营的民兵,被选派去修禄口水电站,住在当地农民家,搭的是地铺,睡的是稻草。有一天,天特别的冷,岸上都结了冰,可电站坝基围堰突然漏水,他和几个同事却毫无惧色地跳下堰围堵漏,全身冻得发紫。后来上岸换衣裤时,手脚颤抖得不听使唤。他说那时好在年轻,喝点紫苏姜汤水也就挺过去了……

宝兰说,他在生产队当社员时,因队里要建氨水池,他还去过我们堂市水泥厂买水泥。那时因为没有汽车运输,生产队安排他和另一个社员驾着一辆载重量五六吨的小船去运。由于这船没有动力,年纪比他大的那个社员就在船尾掌舵,划桨,他就当纤夫在河岸上拉纤。由于路远加上逆水行舟,走得慢,他们还要在船上睡一晚,晚上虽然月明星稀,河风习习好睡觉,可就是蚊虫叮咬难受。无奈,只好和着衣裳蒙着头将就一晚。

宝兰吃得苦,耐得劳。有次生产队安排他和他叔叔去朱亭镇买竹篾箕,路程有六七十里,全靠步行。因为路远,他们挑着篾箕回来时还要在别人家歇宿一晚。

可以说,宝兰在老家七八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算得上一位优秀的知识青年。1977年,他顶职参加工作离开生产队时,社员们都出来相送,依依不舍。

宝兰参加工作后又回到了成都,回到了他父亲工作时的铁道部铁二局。他首先在湖南永顺学开“解放牌”汽车,后来一直开工程运输车。他先后参加过川黔线、襄渝线、京秦线、陇海线、枝柳线等铁路的护基和电气化升级改造,甚至还被派往去北非利比亚参加过苏拉塔钢厂的建设。在几十年的野外工作中,他风餐露宿,安全行车近百万公里,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故而,他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生产者”,多次“立功”受奖。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都赋闲在家。暑假前,他邀我去拉萨一游,这是我们夫妇多年来的一个夙愿。去前的准备、行程安排、旅行社的签约、付款,哪怕是坐火车入藏的用餐,防高原反应的“红景天”等等,他们夫妇都考虑得周到周到。

从成都坐火车入藏要两晚一天,沿途上他负责我们的拍照、录像。到了兰州、西宁、格尔木、那曲等站,他会利用列车上下客的短暂时间,叫我们走出车厢在站台上留个影。在尔后的行程中,无论是观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还是上圣湖羊卓雍措、纳木错、念青唐古拉山,或是下林芝访西藏民俗村,看雅鲁藏布大峡谷等,他都积极拍摄。把一路所拍拍摄制成“影视”,名曰《西藏之旅》,共十集,每集配上《我要去西藏》《天路》《青藏高原》等歌曲,把我们这次西藏之行记录得详细详细。

回家后,我把这些“影视”发给亲友们分享。大家看了,纷纷点赞!

